

「宋」黃庭堅 著
馬興榮
祝振玉 校注

山谷詞校注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宋〕黃庭堅 著

馬興榮

校注

祝振玉

山谷詞校注

錢仲堅
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山谷詞校注/(宋)黃庭堅著;馬興榮,祝振玉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5700-4

I. ①山… II. ①黃…②馬…③祝… III. ①古典
詩歌—注釋—中國—宋代 IV. ①I222.7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90368 號

校對人員 陳穎等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山谷詞校注

[宋]黃庭堅 著

馬興榮 祝振玉 校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0.625 插頁 7 字數 223,000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5700-4

I·2244 精裝定價: 3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前言

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字魯直，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父親黃庶，曾代理康州知州，是專學杜甫、韓愈的詩人，著有伐檀集。叔父黃廉，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進士，因贊成新法，深得神宗賞識。他的舅父李常是著名藏書家、詩人。他的第一個岳父孫覺，第二個岳父謝師厚，也都是詩人。這對黃庭堅的成長，影響很大。

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黃庭堅二十三歲，考中進士。次年任葉縣（今屬河南）尉。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考中學官，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國子監教授。元豐元年（一〇七八），他寫了一封信並附了兩首詩給徐州太守蘇軾，表示仰慕之意。蘇軾當即覆信稱贊他「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古風二首，托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從此兩人締交，終身不渝。元豐三年（一〇八〇）知吉州太和縣（今屬江西）。在舒州（今安徽安慶）游覽了三祖山上的山谷寺，因愛其風光，便以「山谷道人」為號。元祐元年（一〇八六）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館閣，參與校定資治通鑑。以後又任神宗實錄檢討官，加集賢校理，升起居舍人、秘書丞，兼國史編修官。這一時期，他追隨蘇軾，常相唱和，成為「蘇門四學士」之一。紹聖元年（一〇九四）哲宗親政，章惇、蔡卞等新黨得勢，他被貶為涪州（今四川涪陵）別駕，先後被安置在黔州（今四川彭水）、戎州（今四川宜賓），因又自號涪翁。徽宗即位

後，他先後被任命爲舒州知州、吏部員外郎，均未到任。崇寧元年（一一〇二）六月知太平州（轄今安徽當塗、蕪湖、繁昌），九日而罷，流寓荊州、鄂州一帶。崇寧二年（一一〇三）以「幸災謗國」罪名被除名，流放宜州（今廣西宜山）編管。崇寧四年（一一〇五）九月三十日死於貶所，終年六十一歲。

黃庭堅一生歷盡坎坷，但在文藝上的成就和影響却是巨大的。他的書法與蔡襄、蘇軾、米芾并稱爲宋代四大家。他的詩與蘇軾齊名，後來形成了龐大的江西詩派。他的詞也同樣著名，但在當時和後世却有不同的看法。陳師道說：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

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逮也。（一）

而晁補之則說：

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二）

他們的意見是截然相反的。在陳師道看來，「今代詞手」只有秦觀和黃庭堅，他們是超越唐人的。而晁補之認爲，黃庭堅詞「不是當行家語」，而是詩。這就是說，黃庭堅是和蘇軾一樣「以詩爲詞」的。傳爲李清照的詞論在對北宋詞人所作的評論中說：

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

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四〕

李清照認爲：蘇軾的詞是「句讀不葺之詩」，詞「別是一家」，這一點只有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庭堅「始能知之」。黃庭堅的詞是符合「別是一家」要求的，只不過「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而已。這就是說，黃庭堅詞與蘇軾詞是不相同的。而王灼碧雞漫志仍然認爲：「晁无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制得七八。」〔五〕其後，歷代評黃庭堅詞，大抵不出以上兩種意見。清光緒年間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出，對黃庭堅詞持徹底否定的態度，他說：

秦七、黃九並重當時，然黃之視秦，奚啻砒砒之與美玉。詞貴纏綿，貴忠愛，貴沉鬱。黃之鄙俚者無論矣，即以其高者而論，亦不過於倔強中見姿態耳。於倔強中見姿態，以之作詩，尚未必盡合，況以之爲詞耶？

黃九於詞，直是門外漢，匪獨不及秦、蘇，亦去耆卿遠甚。〔六〕

這對於近百年來對黃庭堅詞評價的影響甚大，以至被譽爲「宋詞專家及其代表作品俱已入錄，即次要作家如時彥、周紫芝、韓元吉、袁去華、黃孝邁等所製渾成之作，亦廣泛採及，不棄遺珠」〔七〕的朱孝臧宋詞三百首，對黃庭堅詞一首也不選。

黃庭堅詞究竟是符合「本色」、符合「別是一家」，還是和蘇軾一樣「以詩爲詞」？「門外漢」，還是可與秦觀並稱？要回答這些問題，只有從黃庭堅的詞學觀和他的創作實踐來尋找答案。

黃庭堅的詞學觀最集中地表現在他爲晏幾道 小山詞作的序文中。他在序中說：

晏叔原，臨淄公之暮子也。磊隗權奇，疏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稱愛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沉於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槃跚勃窣，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之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爲有臨淄之風耳，罕能味其言也。……至其樂府，可謂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八）

在這一大大段序言中，除了對晏幾道及其詞的評價之外，有兩點很值得我們注意。第一，詞原是配合音樂歌唱的歌詞，是音樂的附屬物。在民間時期，它的内容多樣，但以寫男女戀情爲主，風格質樸。發展到文人手裏以後，詞主要成爲侑酒助樂、娛賓遣興的工具，風格趨於雅麗香軟。正如後蜀廣政三年（九四〇）歐陽炯所說：「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九）到北宋，蘇軾認爲詞是從詩發展而來的，是詩的

苗裔^(一〇)，主張以詩爲詞，把詩的題材內容、手法、風格等引入詞的領域，開拓了詞的新天地，使詞脫離了音樂的束縛。黃庭堅在這篇序言中說晏幾道出身高貴，學富才高，而不容於世，因此一腔悲憤，只能學詩人寓托比興之句法，以樂府歌辭出之，成爲「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這就是說，晏幾道把身世之感注入了艷情之作。類似的意見在黃庭堅的一些題跋中還可以看到，例如跋秦少游踏莎行：「右少游發郴州回橫州，多顧有所屬而作，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詩也。」^(一一)由此可見，黃庭堅認爲：詞與詩是同格的，可以用寫詩的方法來寫詞。這和蘇軾的意見是相同的。

第二，釋惠洪冷齋夜話卷十有一段人們熟知的法雲秀對黃庭堅艷歌小詞的批評和黃庭堅對這一批評所持的態度。原文是：

法雲秀，關西人，鐵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曰：「詩多作無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爲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領之，自是不作詞曲。^(一二)

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七引冷齋夜話此段記載，文字雖有較大不同，但黃庭堅被法雲秀說服則是相同的。而黃庭堅自己在上述小山詞序中說的和冷齋夜話、荅溪漁隱叢話前集所載却大不相同。他不但沒有被法雲秀說服，而且還責問法雲秀：「特未見叔原之作耶？」黃庭堅對晏叔原小山詞中的艷歌小詞是怎樣看的呢？除了上述有寄托的以外，他說：「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

豈減桃葉、團扇哉？」這就是說，對這類作品，他也是持肯定態度的。至於他自己少時寫的艷歌小詞，他在小山詞序中明確地說是「使酒玩世」的。換句話說，就是任性酗酒，輕蔑世事。其中有的也可能是像小山詞的艷歌小詞一樣是有所寄托的。我們知道，黃庭堅年少喪父，生活在母家，十五六歲時跟隨舅父李常游學淮南，言行深受李常影響。他在奉和公擇舅氏送呂道人研長韻中說：「少也長母家，學海頗尋沿。諸公許似舅，賤子豈能賢。」^{〔三〕}李常在熙寧初因反對新法被貶官，元祐初任戶部尚書，又反對盡廢新法，與司馬光意見相左。這些對黃庭堅無疑也是有影響的。但是，另外一方面，黃庭堅少年時也有放浪的生活，他自己晚年寫的驀山溪（朝來風日）下片就曾明明白白地說：「追思年少，走馬尋芳伴。一醉幾纏頭，過揚州、珠簾盡捲。而今老矣，花似霧中看，歡喜淺。天涯遠，信馬歸來晚。」他的好友張耒也有「黃子少年時，風流勝春柳」之句^{〔四〕}，就是明證。因此，在他的艷歌小詞中有些是他少年時的生活寫照也是自然的。據此可知，上述冷齋夜話及荅溪漁隱叢話前集所載是不可信的，應該以黃庭堅自己在小山詞序所說為準。

黃庭堅的身世遭遇、學養襟抱和他的詞學觀，形成了他的詞所獨具的風貌特點。這些特點，大略而言，有以下數端：

一、雅俗並存

一談到黃庭堅詞，人們自然而然就想到他那些運用口語、俗語寫的詞，特別是那些完全用口語、

俗語寫的通俗詞，如歸田樂引（暮雨濛濛階砌）、對景還銷瘦、江城子（新來曾被眼奚搐）、兩同心（一笑千金）、少年心（心裏人人）、醜奴兒（濟楚好得些）、好女兒（粉淚一行行）、歸田樂令（引調得）、卜算子（要見不得見）等等。這些通俗詞中有的寫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如少年心：

對景惹起愁悶，染相思，病成方寸。是阿誰先有意，阿誰薄倖，斗頓恁，少喜多嗔。 合

下休傳音問，你有我，我無你分。似合歡桃核，真堪人恨。心兒裏，有兩個人。

以口語寫出一個對景傷情、相思成病的女子，斥責負心漢對愛情的不專一，表現了女子又惱又恨的心理和決裂的態度。寫得清新質樸，酷似民間詞，這在文人詞中是不多見的。又如望江東：

江水西頭隔烟樹，望不見，江東路。思量只有夢來去，更不怕，江闌住。 燈前寫了書無

數，算沒個、人傳與。直饒尋得雁分付，又還是，秋將暮。

以通俗的語言把一個相思者複雜的心理和真摯的感情寫得曲折盡致。連自稱「不喜山谷詞」^{〔二五〕}的陳廷焯，也稱贊這首詞是佳作，他說這首詞：「筆力奇橫無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復不置，故佳。」^{〔二六〕}

相對通俗詞而言的雅詞，是詞從民間傳到文人手上後出現的。被譽為「百代詞曲之祖」^{〔二七〕}的唐李白的菩薩蠻（平林漠漠烟如織）、憶秦娥（簫聲咽）就是明證。到了黃庭堅生活的那個時代，詞進一步雅化了，正如徐度却掃編卷下所說：

柳永耆卿以歌詞顯名於仁宗朝，官爲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其詞雖極工致，然多雜

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爲歌詞，體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復稱於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一八)

作爲蘇軾的門人，和蘇軾一樣主張「以詩爲詞」的黃庭堅自然寫了不少雅詞，如「或以爲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一九)的念奴嬌（斷虹霽雨），被認爲「詞意益工」^(二〇)的滿庭芳（北苑春風），被明代沈際飛譽爲「雕繪富有」^(二一)的滿庭芳（修水濃青），被清代黃蘇贊爲「一往深秀，吐屬雋雅絕倫」^(二二)的水調歌頭（瑤草一何碧），被近代俞陛雲評爲「清婉有致」^(二三)的虞美人（天涯也有江南信），「婉而有韻，麗而能雅」^(二四)的南歌子（槐綠低窗暗）等等，都是人們所熟知的，這裏就不再詳細論述了。

二、內容豐富

黃庭堅的詞題材多樣，記游、寫景、懷古、贈答、送別、說理、談禪、詠物、男女戀情等都有，確實是「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二五)。其中兩部份很值得注意，一是寫男女戀情的。男女相親、相戀、相思是詞的傳統主題，黃庭堅在同時代詞人中，這類詞是寫得比較多的。他受到「鄙俚不堪入誦」^(二六)之類責備的也正是這類詞。其實，男女戀情是人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自然也應該是文學作品大量描寫的，大量反映的。詞，特別是民間詞也不例外。而黃庭堅正是繼承了民間詞的這個傳統，把許多愛情詞寫得活生生的，例如歸田樂引：

對景還銷瘦。被個人、把人調戲，我也心兒有。憶我又喚我，見我，嗔我，天甚教人怎生受。

看承幸厮勾，又是尊前眉峰皺。是人驚怪，冤我忒撋就。拚了又舍了，一定是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舊。

把熱戀中的男女之間又戀又怨、又恨又愛的那種微妙的感情，寫得淋漓盡致。這和那些主張寫男女戀情時要有所「顧籍」^{〔三七〕}，要寫得「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三八〕}，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自然會受到一些人的責難。

其次是表達對現實不滿的。黃庭堅生活的時代，黨爭激烈，政局動盪，內憂外患頻仍。這在他的詩裏多所反映，在他的詞裏也有直接或間接的表現，如水調歌頭：

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枝上有黃鸝。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蜺。祇恐花深裏，紅霧濕人衣。

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謫仙何處，無人伴我白螺杯。我爲靈芝仙草，不爲絳唇丹臉，長嘯亦何爲。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歸。

黃庭堅在跋東坡樂府中稱贊蘇軾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詞：「語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三九〕}而他自己這首水調歌頭，正體現了這種超軼絕塵的審美理想。整首詞以幻想的手法描寫神游桃花源的情景。上片寫桃花源的美妙和自己的嚮往，下片寫自己只能孤芳自賞，明顯地透露出對現實社會的不滿之情。

又如元符三年（一一〇〇）黃庭堅得赦復官後在戎州或青神所寫的鷓鴣天（黃菊枝頭生曉寒），詞中所寫的狂飲、雨中吹笛、簪花倒著冠，都是對世俗的一種戲弄侮慢；而加餐、觀舞、聽歌，則是

對現實迫害的反抗。末兩句以白髮插黃花的放浪姿態，讓旁人冷眼去看，更顯示了詞人反抗的強烈。崇寧二年（一一〇三）黃庭堅以「幸災謗國」的罪名被除名，羈管宜州。次年到達宜州後，冬天見梅花開放，有感而作，寫了虞美人（天涯也有江南信），詞中通過梅花把天涯與江南、平生與去國、垂老與少年作了對比，表現了他對整整十年所受迫害的不滿。不過這種不滿不像上述鷓鴣天所表達的那樣強烈，而是相當含蓄。這當然和他的處境有關。

由於黃庭堅「以詩爲詞」，使詞具有詠物的性質，故詠物詞在他的詞中比較多地出現了。其中以詠茶詞最著名，如品令：

鳳舞團圓餅。恨分破、教孤令。金渠體淨，隻輪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了、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通篇沒有出現一個「茶」字，但是把茶的名貴以及破茶、碾茶、煮茶的過程，品茶的趣味、快活，都巧妙地表達出來了。說它是詠茶詞或詠物詞的佳作，並不過譽。

黃庭堅一生所恪守的是傳統的儒家學說，但他又是祖心禪師的入室弟子，和惟清禪師、悟心禪師、倚遇禪師交誼都很深。南宋普濟的五燈會元也將他排在南岳下十三世，稱爲居士，可見他又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本來佛教就有唱道詞，北宋天禧間僧道誠云：

毗奈耶云：王舍城南方有樂人名陂婆，取菩薩八相，緝爲歌曲，令敬信者聞生歡喜心。今

京師（汴）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歸依、柳含烟等，號「唐贊」。又南方禪人作漁父、撥棹子，唱道之詞，皆此遺風也。（110）

作為佛教信徒的黃庭堅用詞來說佛談禪，是很自然的事。如漁家傲（三十年來無孔竅），寫南岳臨濟宗福州靈雲志勤禪師見桃花而悟道的故事，以及人們應以靈雲為鑒及早悟道的感想。這類詞，大抵內容與藝術兩皆平平，除了表現禪理或禪趣外，並無特出之處。但是，黃庭堅却寫了不少，不過他不是像僧人那樣借此傳道，只是戲作而已。這只要看他的漁家傲（萬水千山來此土）小序，就可明瞭。

黃庭堅詞中還有一首詠「打羯」的鼓笛令。「打羯」是宋代民間的一種博戲，李清照打馬圖序說這是一種「鄙俚不經見」的博戲，而黃庭堅把它寫入詞，成為宋詞中僅有之作。由此可見黃庭堅詞確是「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

三、自具面目

人們常以「豪放」、「婉約」論詞的藝術風格，而且習以蘇軾詞為豪放之首，以秦觀詞為婉約之魁。而黃庭堅詞中既有念奴嬌（斷虹霽雨）這樣洋溢着豪邁氣概，樂觀情緒，黃庭堅自己也稱「或以為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三〕}的豪放之作，同時也有像清平樂（春歸何處）這樣清新俏麗的婉約之篇。但是，話要說回來，黃庭堅從來是不肯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的，他要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風格。他在論書法時就曾說過：「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四〕}在贈高子勉四首中又說：

「我不爲牛後人。」^(三三)對於詞也不例外，他對詞的傳統風格採取兼收並蓄而又有所開拓創新的態度，所以他的詞和蘇軾、秦觀詞在藝術風格上均有所不同。拿上述念奴嬌來說，在豪放中就寓有峭拔之氣。下片中的「年少隨我追涼，晚尋幽徑，繞張園森木」「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笛」，以散文句法入詞，信筆揮灑，更別有風味。再拿上述清平樂來說，並不只是一味柔情脉脉，而是寓有清剛之風，所以有人把它歸入豪放詞。可以說，豪放、婉約是詞的藝術共性，峭拔清剛才是黃庭堅詞的風格特徵。

黃庭堅最著名的詩論是：

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三四)

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爾。

古之能爲文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三五)

前者所謂「換骨」、「奪胎」，本是道家語。道家認爲經過修煉，可以脫去凡骨換仙骨，脫去凡胎換聖胎。黃庭堅用以論詩歌創作，「換骨」則是指用自己的語言重新表達前人的詩意；「奪胎」則是指採用前人詩句而加以發展，形成新的意境。後者所謂「點鐵成金」，本是佛家語^(三六)。黃庭堅用以論

詩歌創作，則是說取古人之「陳言」要經過「陶冶」，重新鍛鑄。這些詩歌創作方法，黃庭堅既用之於詩，也用之於詞。在黃庭堅詞中，這種例子真是不勝枚舉。最突出的，如他將唐代顧況的漁父引：

「新婦磯頭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沙頭露宿魚驚。」和張志和的漁父：「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鎔鑄成一首浣溪沙：

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

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

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

蘇軾稱贊此詞說：「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最得意處，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也。」^(三七)而清代的黃蘇則認為：「『無限事』、『一時休』，寫漁父情懷，未免語含憤激。涪翁一生坎壈，託興於漁父，欲爲恬適，終帶牢騷。結句與張志和『斜風細雨不須歸』句，亦自神理迥別。張句是無心任運，涪翁句是有心避患也。」^(三八)由此可見，金代王若虛所說的「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三九)，是皮相之言而已。當然，黃庭堅的詞和他的詩一樣，不管是「奪胎」、「換骨」，還是「點鐵成金」，偶爾也有弄巧成拙的，這也無須諱言。

黃庭堅詞還繼承了民間詞的傳統，像柳永一樣以市井語入詞，但在這方面他比柳永走得還遠。他往往是隨心所欲地用俗語方言入詞，如：

這訛尿黏膩得處煞是律。據眼前言定，也有十分七八，冤我無心除告佛。（望遠行）意思裏，莫是賺人吵，嗽奴真個得，共人得。（歸田樂令）

這無疑增加了後世讀者瞭解他的詞的難度。

總之，黃庭堅對於詞，有與蘇軾相同的認識，也把詩的創作方法用之於詞；同時他又繼承了詞

的傳統，對當時流行於民間的歌詞（包括佛教的唱道詞）也有所吸收，這就形成了他的詞題材廣闊、內容豐富、自具面目的特點。可以說，在柳、蘇兩種詞風相對立又互相滲透的當時詞壇，黃庭堅詞既受他們的影響，又能自我獨立，而且影響了後代的辛稼軒等人（四〇），這是不易的。本文開頭所說的陳師道、晁補之、李清照、王灼等人對黃庭堅詞的評價，都只是從他的某些詞或詞的某些方面着眼，雖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無偏頗之處。至於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對黃庭堅詞的評價，則純粹是從「溫柔敦厚」的觀點出發的。

綜觀黃庭堅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詞作，不難看出黃庭堅詞表達了他的愛好、興趣、歡樂、苦痛，反映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跳動的脉搏，這在宋詞中是獨樹一幟的。讀黃庭堅詞，不當只觀其與人相同處，還當觀其別裁蹊徑，不落窠臼處；不當只觀其謹守繩墨處，還當觀其豪縱恣肆、妙趣天出處；不當只觀其當時的地位高下，還當觀其對後世的影響。

本書以明毛晉汲古閣宋六十家詞本山谷詞爲底本，校以宋乾道刊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所收詞（有近百首，簡稱宋本）、四部叢刊影宋本山谷琴趣外篇（簡稱叢刊本）、近人林堅之校明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簡稱百家詞）、明寧州祠堂本豫章黃先生詞（簡稱寧州本）、明周希令編明萬曆配補本山谷小詞（簡稱萬曆本）、清朱孝臧彊村叢書本山谷琴趣外篇（簡稱彊村本）、沈曾植手校影鈔江南圖書館舊藏山谷詞（簡稱沈鈔本）、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版龍榆生校本豫章黃先生詞（簡稱中華本）。又參校了嘯餘譜、詞律、詞譜、詞繫，旁及花庵詞選、草堂詩餘、花草粹編、全宋詞等。在校訂勘誤和